

TALKING IT OV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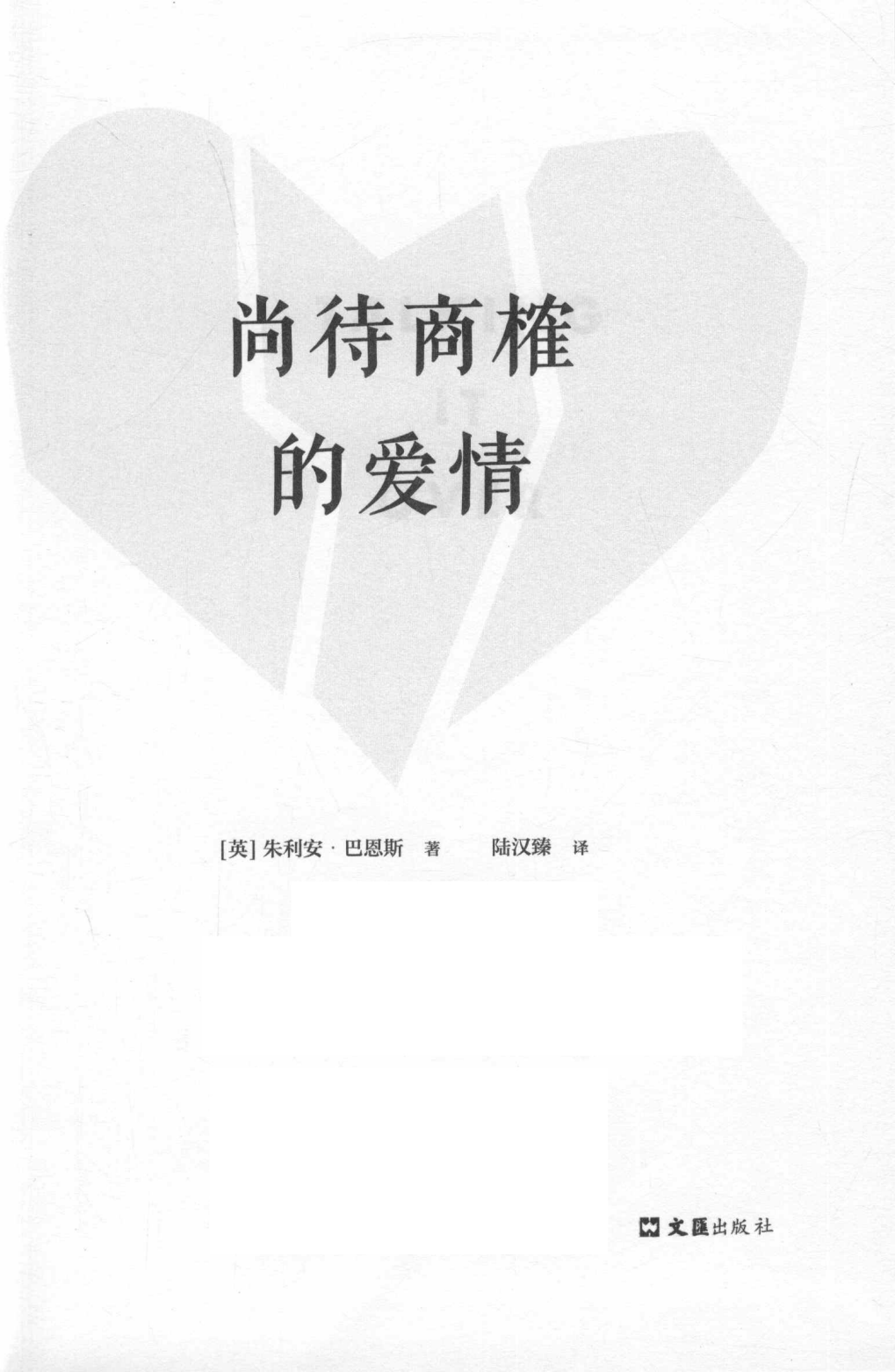
# 尚待商榷的爱情

每一段爱情都是普通的，每一段爱情又都是独特的。



[英] 朱利安·巴恩斯 著  
陆汉臻 译

JULIAN BARNES



# 尚待商榷 的爱情

[英] 朱利安·巴恩斯 著      陆汉臻 译

 文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尚待商榷的爱情 / (英) 朱利安·巴恩斯著 ; 陆汉臻译. — 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 2020. 1

ISBN 978-7-5496-3047-9

I. ①尚… II. ①朱… ②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42337号

---

Talking It Over by Julian Barnes

Copyright©Julian Barnes, 1991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. (ILA)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2020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.

All right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2020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9-2019-993

## 尚待商榷的爱情

作 者 / [英] 朱利安·巴恩斯

译 者 / 陆汉臻

责任编辑 / 徐曙蕾

特邀编辑 / 孙宁霞 叶 子 姚红成

封面装帧 / 苏 哲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 邮政编码 200041 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2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/ 195 千字

印 张 / 9.5

ISBN 978-7-5496-3047-9

定 价 / 58.00 元

侵权必究

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 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 )



读客外国小说文库

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

**TALKING  
IT  
OVER**

**JULIAN BARNES**

巴恩斯作品

JULIAN  
BARNES

## 献给帕特

他想起说来就像一个目击者。

——俄国俗语

## 目录

第一章 他的，他的或她的，他们的 / 001

第二章 借我一英镑 / 017

第三章 那个夏天我光彩照人 / 034

第四章 现在 / 049

第五章 一切从这里开始 / 060

他撒起谎来就像一个目击者。

——俄国俗语

第六章 这不是真的 / 065

第七章 好，就去市达里 / 076

## 目录

第一章 他的，他的或她的，他们的 / 001

第二章 借我一英镑 / 017

第三章 那个夏天我光彩照人 / 034

第四章 现在 / 049

第五章 一切从这里开始 / 050

第六章 远离阿尔茨海默病 / 068

第七章 这事真好笑 / 082

第八章 好，就去布洛涅 / 096

## 目录

■第九章 我不爱你 / 111

■第十章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 / 131

■第十一章 爱，以及其他 / 133

■第十二章 别提瓦尔，你也别信她 / 171

■第十三章 我怎么想 / 202

■第十四章 烟灰缸里有一支烟 / 204

■第十五章 收拾一下，走人 / 220

■第十六章 金钱的慰藉 / 235

■第十七章 真是疯了，这些英国人 / 245

## 第一章

他的，他的或她的，他们的

斯图尔特：

我叫斯图尔特。我什么事都记得。

斯图尔特是我的教名。我的全名是斯图尔特·休斯。我的全名全部在这里了。没有中间名。我父母姓休斯，他们已经结婚25年了。他们给我起名斯图尔特。一开始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名字——在学校里有人叫我斯都或斯都泡特<sup>①</sup>——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。我能忍受他们这样叫我。我拿得起，放得下。

对不起，我这个人不太会开玩笑。别人当面对我说过，我不擅长此事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斯图尔特·休斯——我想这个名字适合我。我不想起圣约翰、圣约翰·德·维尔·纳齐布尔这样的名字。我父母姓休斯。他们死了，我得到了他们的姓氏。等我死的时候，我还会被人

<sup>①</sup> 斯都（Stew），意为炖汤；斯都泡特（Stew-Pot），意为炖锅。

叫作斯图尔特·休斯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有太多的不确定，但这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。

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对不起，你没有理由非明白不可。我才刚刚开始呢。你还不了解我。重新开始吧。你好，我叫斯图尔特·休斯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握握手吧？好的，好的。说来说去，我想说的是：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改了他们的名字。这个想法了不起，甚至有点诡异呢。

哎，你注意到我刚才的话里“每一个人”后面跟了一个物主代词“他们的”吗？“这里的每个人都改了他们的名字。”我是故意这样说的，或许就是为了惹恼奥利弗吧。为了这个，我与奥利弗大吵了一场。这也可以说是一场争辩吧，或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分歧。他的学问可大了——这个奥利弗。他是我结识最久的朋友，所以他允许我称他为大学问家。吉尔——就是我妻子吉莉安——见了他一面，就对我说：“你的朋友说起话来，活脱脱像一部字典。”

那个时候，我们在离弗林顿不远的海滩上，奥利弗听到吉尔的这句话，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。他用一个名词来形容他的长篇大论——“重奏”。我不喜欢这个词。我无法描摹他说话的样子——你必须亲耳听他讲才知道——只听他的话在你耳边呼啸而过。他那时说了这些话：“我是什么样的字典？我有索引吗？我是双语的吗？”如此这般。他就这样说了好一会儿。最后一句是：“你们谁要买我？如果没有人要我，怎么办？被丢弃一边，我的书脊落满灰尘。哦，不，我要被降价处理了，我看得出来，要被降价处理了。”他开始猛击沙地，

对着海鸥哀号——真像《今日剧》<sup>①</sup>里的场景。避风板后边一对正在听收音机广播的老年夫妇看到这一幕，不禁大惊失色。吉莉安大笑起来。

不管怎样，奥利弗是一个大学问家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“每一个人”后面跟了一个物主代词“他们的”。或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没有理由非理解不可。我记不得事情的起因是什么，总之，我们发生了争执。奥利弗、吉莉安、我，三个人吵了起来。我们各执一词。且让我细细道来各方的不同观点。或许我要做一个会议纪要，就像银行里的那种。

奥利弗说，像“每一个人”“某一个人”“没有人”这样的词都是单数人称代词，因此后面必须跟上单数的物主代词——“他的”。

吉莉安说，你不能这样泛泛而论，这样做你就把一半的人类排除在外了，因为这“某一个人”有50%的可能是女性。所以，出于逻辑和公平的考虑，你应该使用“他的”或者“她的”。

奥利弗说，我们讨论的是语法，不是性别政治学。

吉莉安说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，因为语法是语法学家制定的，而几乎所有的语法学家都是男性，其结果可想而知了。她说的大体上是常识。

奥利弗翻了一下眼睛，点起一支香烟，说道：“常识”这个词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。如果人类（Man）——说到这里，他假装感到非常

① 《今日剧》（*Play for Today*），为英国BBC一台在1970年至1984年播出的剧集。

难堪，马上纠正为男人或女人（Man-or-Woman）——如果男人或女人在过去几千年里依靠常识生活的话，那么，我们至今还依然住在泥做的小屋里，吃着可怕的食物，听着德尔·香农<sup>①</sup>的唱片。

斯图尔特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。“他的”要么不准确，要么具有侮辱性，要么两者兼而有之，而“他的”或“她的”，则颇具外交辞令的色彩，又显得累赘。很显然，用“他们的”最合适不过。斯图尔特很有自信地提出了这个折中方案，却被法定人数中的其他两位拒绝。

奥利弗说，比如这个句子：“某人在门口探出了他们的头。”听上去这人有两个身体、一个头，就像某一个可怕的俄罗斯科学实验那样。他还说起以前游乐场展示的怪人，长着胡子的淑女，畸形的绵羊胎儿……他正要说不完没了，被主席（就是我）阻止了。

吉莉安说，依她看来，“他们的”这个词同样累赘，与“他的”或“她的”同样具有外交辞令色彩。何必一定要分出是男是女呢？既然多少个世纪以来，女人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：要使用男性物主代词来指代整个人类，现在又何必作出这迟到的修正呢？即使这个用法使得有些人（男性）的喉头不快。

斯图尔特继续坚持“他们的”是最合适的用法，认为这是中间道路的代表。

这个讨论会无限期地<sup>②</sup>休会了。

① 德尔·香农（Del Shannon，1934—1990），美国著名的摇滚和乡村音乐家，歌曲作者。

② Sine die，原文为拉丁语。

在此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在想这场争论。我们这三个人，三个相当有知识的人，在为“他的”“她的”“他们的”这三个词的用法争论不休。对这三个无关紧要的小词，我们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。而我们还是朋友呢。我们却这样争论不休。这使我很担忧。

我怎么说到那上面去了？啊，是的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改了他们的名字。这是千真万确的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，不是吗？比如，吉莉安与我结婚之后就改了姓。她原来姓怀亚特，现在改姓休斯。她想改成我的姓的心情是很迫切的，这样说并非是为我脸上贴金。我想，实际上更为迫切的是，她想摆脱怀亚特这个姓。因为，你要知道，那是她父亲的姓，而她与她父亲不和。他抛弃了她母亲，而她母亲这几年依然姓着那个抛弃她的那个人的姓。别人称她为怀亚特太太或怀亚特夫人，是很不合适的，因为她原先是个法国人。我猜想，吉莉安是为了与她父亲断绝关系才想摆脱怀亚特这个姓的（顺便提一句，他甚至没有前来参加她的婚礼），还对她母亲说，她早就该这样做了。怀亚特太太没有接受这个暗示，即使暗示早就在那里了。

奥利弗说，这恰如其性格，结婚之后，吉尔应该称呼自己为吉莉安·怀亚特太太或休斯太太，如果她想显得有逻辑、符合语法、有常识、符合外交习惯和累赘的话。他就那样说话，这个奥利弗。

奥利弗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并不叫这个名字。我们上同一所中学。在学校里，有人叫他奈杰尔，有时候叫他N.O.，或者罗斯，但是这个全名叫奈杰尔·奥利弗·拉塞尔的人，从来没有被人叫作奥利弗。我想我们甚至不知道字母O代表什么，或许这是他胡编的。

不管怎么样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：我没有上过大学，而奈杰尔上过。奈杰尔在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回家时，就成了奥利弗。他把N扔掉了，甚至把印在他的支票本上的姓名N都去掉了。

你要知道，我什么事都记得。他走进银行，让银行的人印制新的支票本，他的签名不再是N.O.拉塞尔，而是奥利弗·拉塞尔。银行的人对改名的事竟放任不管，对此我非常诧异。我以为，他想改名字得通过单边契约或别的什么方法。我问他是如何成功改名的，他闭口不答。他只是说：“我威胁他们，说我要到别的银行去透支。”

我没有奥利弗聪明。上中学时，我的成绩常常比他好，但那是因为他不想用功。我的数学、科学比他好，动手能力比他强——在金属车间，你只要让他看一眼车床，他就会假装突然晕倒——但是，他什么时候想超过我，就一定能超过我。对了，不仅是我，任何人。他有能力。我们玩“学员旅”士兵游戏的时候，奥利弗总是“因腿受伤无法着靴战斗”。他想变成聪明人的时候，真的很聪明。他还是我认识最久的朋友。

他是我的伴郎，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伴郎，因为我的婚礼是在婚姻登记处举办的，并不需要伴郎。实际上，为了这件事，我们也愚蠢地吵过一架。真的是愚蠢。我以后找时间讲讲这件事。

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。是人人都应在这一天举办婚礼的那种日子。温柔的六月早晨，天空晴朗，微风和煦。六个人：我、吉尔、奥利弗、怀亚特夫人、我姐姐（已婚，但与丈夫分居，改过姓了——我刚才怎么对你说的？）和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，是怀亚特夫人在最后

一刻不知从哪里挖出来的。我没有记住这位老阿姨的名字，但我敢打赌，她没有改过姓。

婚姻登记官是一个很有尊严的男人，他的形式感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我买好的那枚戒指躺在天鹅绒材质的紫红色衬垫上，好像在对着我们眨眼。戒指戴到了吉尔的手指上。我大声说出了誓言，声音太大了一点，在淡色的橡木装饰的房间里发出阵阵回声。吉尔似乎为我的行为作了补偿，但补偿过头了，她的誓言轻声轻气的，只有我和登记官听得见。我们都很开心。几位见证人在登记证上签了名。登记官将婚礼誓章递给吉尔，说：“这是你的，休斯太太，与这个年轻小伙子不相干的。”市政厅的外面有一只大钟，我们在大钟底下拍了几张照片。第一张照片是在12:13拍的，我们结婚三分钟了。最后一张是在12:18拍的，我们结婚八分钟了。有几张照片的角度很不好，因为奥利弗在捣鬼。然后我们来到一家餐馆，吃了烤三文鱼，喝了香槟，喝了很多香槟。奥利弗说了一大篇话。他说他本想给伴娘敬酒，但今天没有伴娘，所以就要给新娘敬酒。大家都大笑，拍手。奥利弗使用了一大堆长长的单词，他每用一个长单词，我们就大叫一次。我们的房间差不多是一间密室。这时奥利弗用了一个特别长的单词，我们的叫声也就特别响，弄得服务生以为我们在叫他，探头进来问有什么事，见没有事就走开了。奥利弗讲完话，坐下来，大家都过来拍拍他的背。我转过身去，对他说：“对了，有一个人刚刚在门口探出他们的头。”

“他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听我说，”我重复了一遍，“有人在门口探出他们的头。”